東萊博義　巻三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七

鄭子臧好聚鷸冠

出處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主意 謂子臧朋附子華爲鄭伯所惡雖以相去十年之久數百里之遠一聞鷸冠之後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藏於胷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一篇血脈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鷸冠而死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子臧自鄭出奔在宋況鷸冠之後得之道路之傳其在鄭

伯初無損益閽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之一
聞鷸冠之後必置之死地何喜怒之不類耶蓋鄭
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耳鄭伯殺子臧
之根固已萌於明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
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
非有所待也時發地發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雖
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可
見及鷸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
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
而怒之大也不然則冠雖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

未必不貴於漢室聚鷸為冠豈有可怨之實邪鄰

人之笛懷舊者感之又引二事比喻藏怨意△晉向秀傳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埶生報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楊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雨涉旬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繹其聲作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怨在人而不在冠也嗚呼鄭伯之怨子臧根於一念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怨之不可藏也然則子臧雖欲遷善改過而鄭伯之怨已根於胸中能保其不遇物而發邪曰鄭伯何為而怨也以子臧而怨也過在子臧而怨在

鄭伯吾是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況父子間邪

楚滅夔

出處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

主意 謂夔子不能祀祝融與鬻熊禮也楚特假此以為興兵之端而遂滅之又以忿懟之辭答之所以取亡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爲格言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木焉柯幹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悴者新悴者澤秋氣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悴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幹之中而浮乎柯幹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溫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爲溫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易直平恕之言皆變而

為忿戾一言不移而善惡霄壤之判孰使之然哉氣可以奪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蔓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蔓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為罪也此固先儒之所以論也然蔓子言之則是而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

臧文仲分曹田

【出處】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公朝且著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主意】魯曹兄弟之國也晉以私意許曹而分其地而文仲反踈重館人之言乘危而取其田是亦何心哉文仲之貪於地耶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其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晉文私有許於曹裂其地諸侯不能救則已亦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哉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亦忸怩而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言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其共（共音恭○諸侯能奉守於晉者晉必以爲族而親之）不遠行將無及也

重館人之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所謂共與信

如是說則狡商虜賈趍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

所謂共也彼逡巡摧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措以重

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陋甚孰謂[redacted]文

倬之賢而反爲所動乎普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

留物數百金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

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

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魯與曹同出姬姓並

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若顯章一時之私交

也魯坐視曹之翦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爲晉之福曾謂文仲之賢不如一萬章乎使文仲緩轡徐驅以致吾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得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之所喪者多於地也前日魯侯之請復衛侯文仲嘗爲謀主矣曰諸侯有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曹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是以動晉辭

曹之田其義不足以動晉辛文仲於衞則割義
之所有棄之而不惜於晉則奪彼之所有愛之而
不疑是非愚衞而儺晉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
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
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黎明至国則萊侯既與之爭營丘矣太公聽逆旅
之言其心亦未免趨於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
自涴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国之重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吾其可以避趨利之小嫌而濡滯逗撓使為
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遅猶文仲之不可

遠也然受封分地之事迹旅重器之言同異是非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先軫死狄師

【出處】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唾○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講義】悔心難發也亦難持也先軫悔其無禮於君伐狄之役輕棄其身焉敵辱冒蓋有悔心而不能持也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

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患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不能以一日安者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纏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戕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觧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回苟無以持之因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焉烏可不知所

以持之邪吾觀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
其無以持悔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
役深悔前過免冑而死於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
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
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理義而用是力於血氣
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
辱國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
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
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
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

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爲能持之使乾果能持其悔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眞樂何至輕褻其身哉惜乎乾之不能持守也

相術

[illegible]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illegible]周叔服楚子文晉叔向之母言人禍福可指奇中孔子舉嘗過而問焉至荀卿

始著非相之篇由是相師自謂其術可與吾道抗而相書蔓延於天下矣無益而爲吾道增一異端此荀卿之罪也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屬公卿之貴而與皂隷訟親屬巨室之富而與寠人訟親屬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厠迹於巫醫優伶之間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譊譊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出

相師之氣可以百倍以謂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膽今儒者乃開明其目張大其膽挫其辯而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既見於世矣若周叔服之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之禍也子文及叔向毋見楚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亡羊舌氏是以相而預

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譁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綫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蜩螗鼃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荀獨取其一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强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嘗觀孔子周游於天下

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頗類堯也項類臯陶也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申申夭夭即孔子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襜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睟子瞭眊之論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邪

晉侯朝王伐衛

[illegible]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

[主意]謂因人而有善者不得謂之善晉襄朝王以知尊周矣然因討衛侯之不朝已而始朝王豈真知尊君者哉彼使衛侯先來朝晉則晉襄必不復朝王于温矣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過嫫毋而醜嫫毋醜人也荀子云嫫母刁父是之喜也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猶登泰華而高泰山東嶽華山西嶽本非泰之高也爲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温人皆言其尊周

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晉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畀是以爲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何可責之敬己臣之朝君自朝汝君矣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殺甫陟周之

虛儀然自足鳴鐘擊鼓以賁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日覩塗人而責之晉之覩衛何異路人曰我嘗拜父汝何爲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邪雖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言庸可毀邪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務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義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戒己

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説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穆伯襄仲

文公七年穆伯公孫敖也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名谷其娣聲已生惠叔名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八年穆伯奔莒從己氏焉魯人立文伯十四年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云云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愚按兄弟之愛大也非特怨之比也人知襄仲之於穆伯昔怨而今解焉不知觀中

之天圓無怨無人也不然雖有怨作甚淬豈容入其怨於立之間哉

闕疑偏於君子必以為非吾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

是二君皆未為定之論也專於報怨者歡讎之徒耳

[illegible]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

嘗忘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以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

[illegible]一讒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

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

其憾怨今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所在也蓋

惠伯之於襄仲兄弟也怨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

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地哉以人合者

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德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亶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或雨暘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而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胷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邪焚廩捐階之虐詒棲之害之餘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義隱然不絕焉吁以德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

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舜知天爲之變

不知象之人僞盖瞽陶思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

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

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將化於舜之天而

不自知耳自然與舜相忘於天理之中雖有冢三尺莊子云兵顧有暘三

又焉假用假使惠伯有三尺之冢言爲辭說何暇復諸一辭乎

宋蕩意諸

出處文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十六

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

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

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昭公將田

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傷意諸死之

主意　蕩意諸之死節無可議者然吾將錄意諸之事以為吾身之戒所以極論其過而不少恕焉主意先稱意諸之忠後責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體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識見高則品題亦高識見下則品題亦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豈遽忘前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

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安受昭公之賜豪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追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耻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耻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

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爲吾身等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以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匡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效節之時去何號也見弒而始死從田之時死何補也想夫亂構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

祿日復一日其意以為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損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顧位苟祿坐視國家之禍）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取照主意言所以探論意諸者恐吾身當此之變亦知意諸之所為也）

楚范山請圖北方

出處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及楚平

主意 觀人之道近者蔽而遠者明設晉靈之不在諸侯擧世未知而楚之范山獨先知之也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晉諸大夫之族曰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

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暇如官府政事之善否誠吻問於鈴下僕隷效牛馬奔走之人甲是乙非迄無定說至於太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屛而望縣令之烏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弱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於衆人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

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著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及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不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爵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

華而入自見其齊今雖嚴而入自見其慢吁滬山

其妙於觀国哉 以其察見靈公之心故稱其妙於觀国也

文之無畏

【出處】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王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李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扑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主意謂名不可幸取無畏以幸而得不畏強禦之名一旦楚子使之聘齊而不假道于宋則哀鳴乞憐真情畢露始知前日之虛名留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切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知申舟幸得不畏強禦之名一時人為其所冀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然則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辱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国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国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跡則以卑

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以臣之弱擊君之強豈不難乎居甚易之地而生得至難之名其實甚易其迹甚難申舟所以得此虛名入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富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小国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慮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善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荅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後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

直跋范得此虛名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從子子之事人
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
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
之威以爲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立山之譽使如
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
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楚子
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
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横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
乎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
惶惑而言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

至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邪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邪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自古以來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覆也甘心謂殺申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長狄

左傳 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初宋武公之世

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主意】長狄以形爲之累飛揚跋扈跨中國不至於殄滅其類而不止也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造化之生人物坯冶一陶猶爐冶之鑄器用陰翕陽張陰氣收斂陽氣發散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流水曰川鍾水曰澤其民黑色而津潤遇墳衍則皙而瘠水涯曰墳下平曰衍其民白色而癯瘠遇原隰則豐而庳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其民肉豐厚而卑庳遇山林則

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息怨是故
鷦鵬不以大自夸蜩鷃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久
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同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又曰朝菌不知晦翔蟪蛄不知春秋冥靈木名蟪蛄蟬也此言物壽之長短各安其天也）私天
地之形以為已有固已得罪於鑪錘（鑪錘乇聲鑪錘鑄器之冶）
（以喻天地也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鎁夫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受人之形）
（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祥之人）況敢恃之為暴邪衰一不勝
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
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勳者無所恃
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扈甈公虐之（齊小人）未

必非福無時而存魁梧壯偉長大之人未必非殃有詩而已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入本題事○按國語長狄出防風氏之後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賦形與四夷等彼必安其氈毳甘其湩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嵩華蛭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懲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

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吹火未有是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貔虎之猛形實軀之犬馬之馴形實衷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心為君則形為臣聖賢以形聽命於心形為君則心為臣常人以心聽命於形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羽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小心翼翼徽柔懿恭忘其十尺之高者孟子曹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交是亦西羌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七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八

周公王孫蘇訟于晉

左傳 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主意 周之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是周之大權已失雖存而實亡矣然晉可取而不取者則以周之微弱下儕小國而無可取者也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嚮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爲決虞

苟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鋈屈强於酒
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詩是以觀後世隆替
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權而國不隨之
者也周道既降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脅於
列國至平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爵為公而采地於周王孫蘇卿士也天子之孫曰王孫蘇其名也周十八蘇之官二臣有
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
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皆厖之訟
則國之置王將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其質成於
周議者尚為商邑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

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正王皓然坐
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
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屈足矯首待
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
而正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顛敝甚於商季何
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文王何為可取
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年雖三分失其二
然威令尚行境内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
而其亡之晚周之微門内小訟公衛之事猶不得專雖
欲淫侈誰聽其語克雖欲饕酷誰受其詔令其起

其什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國陽尊貌敬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擇何疑而遽欲遽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一句指紂而言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正王揭然建空名於共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己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潰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

也左支廢右支幾奄奄僅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欒

乎我周過其歷之言吾斯之未能信

狼瞫死秦師

出處 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於殽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主意 狼瞫左氏之所譽也然瞫烈士也吾將傳譽為責而論其恐位之罪想瞫之心必顧聞人之責而不顧聞人之譽

狼瞫之死左氏之所譽也然瞫烈士也回詔上之

氣而為徇國之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
也以驔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邪驔雖
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譽
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
惟各止其位故處有之用予不為饞齊顏回之後
至不為懼焉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子思之守國
不為辱衛旹止其所止而已矣狼驔前日為右死
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可以勿死今乃無職而侵
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
思出其右矣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為人之所

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懟怨恨之所集也當瞫赴敵之時忿懟怨恨交衡競起含毒而後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穫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濼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為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觀其在我者如何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瞫樂聞吾之言必不過過於左氏之譽也言瞫能士也所以意其樂聞責之之言而未必樂聞左氏亂之之言也

楚人滅江

左傳 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擧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主意　滅國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時君不知懼而恭鶩自惧盖出於危亂之外乃能真知人事有可惧者也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之人為之懼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擒攘爭奪之境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縣舉至於滅国之禍危可謂憯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流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器

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最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疆暴之所凌滅繫其君而俘其臣堙其宮而遷其社刋其木而堙其井此豈小故也哉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此無他雁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戚惕然語避朝貶食避朝謂聽政於寢貶食謂減損常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改一新圖

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楊處父

【事實】文公五年晉楊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二三爲國德猶不王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主意】楊處父之剛盡著於外無復餘故雖能速於感人而不能久於留人

至盡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者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未得書樂之味既不可以能窺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illegible]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閒子貢初見挾

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遠也彼揚處父何人耶寗嬴一遇諸塗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揚處父雖能致寗嬴於一朝而不能留寗嬴於數日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考寗嬴之言然後知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溢於聲音浮於笑貌形於步趨平生神氣發露無餘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

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盧華而忘實味是豈為服而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寡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辭往來之煩也

宋華耦辭宴

出處　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主意　華耦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槩稱魯人以為敏是說曾空同無吾乎者果何待魯之薄耶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不敢自尊而卑人期天下甚重不敢自重而輕人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非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踊為人者罔不備參賛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褊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宋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耕得左氏譏笑魯耦人無見識知此之言必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

妄相矜衒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槩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槩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當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哉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閎達博雅之君子敢

名之以魯人哉曰閎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踐魯泉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爲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妄也

季文子出莒僕

案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

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illegible]季氏竊魯國之權自文子出莒僕之事也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臣豈能一旦徒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擴之宣公簒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闞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甚矣

文子之險且譎也莒僕弒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群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兵傒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於忠讜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褒譏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〻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

爲所眩君嘉其直（上爲所眩）人誦其忠（下爲所眩）而不知國
命已殺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
爲文子之義莫有　其爲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
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中生張說孰謂既死
之文子餘歎遺譎尚能欺千百歲之後乎吾詳考
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
宣公負篡弑之惡實魯之僇耳聞克之言其顙能
無泚乎克內則隱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
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押闔箝制（押闔謂誑箝制謂脅）
眞李氏徒也態克之辭浡懸孛霏學者或咀其華

而忘其實吾請摘其要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不敢失隊（隊音墜△失隊猶遺忘也）見無禮於事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子受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視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可憐哉克之謬甚矣衆如蕘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昭公子武氏族

經 文公十七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營奉同

城須以作亂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
出武穆之族宣公三年武氏之族以曹師
伐宋

評 宋昭公以無道見弒而武氏嘉道昭
公子為亂猶數年而後定者何愛居君
者民之不得已虐君者乃民之本心怨心
既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嗣惻怛
與嫌而嘉究棄之
亦是以為亂也

是非善惡之辨至於子孫而後定宋昭公之無道
其子孫豈有措足之地哉武氏道昭公子為亂雖
不克然搖民心蕩國勢凡三數年而後已使宋
人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彼昭公又何以得此於民
也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

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盖有不膠漆而自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楫焉則怨桁楫以因之故民怨畋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獘桁楫打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窅然空然墮於渺茫不見蹤跡小泮則氷流塵盡則鑑徹怨去則思來則民始咏惕慢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設養完棄之猶足疑誤群聽盖因民思昭公故也此眞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民之怨君在君未死之前思在身後民之思君在君已死之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後日之思

此所以顛危亡而莫救歟抑不知民心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為則民將報其身後之恩於身前向之鶺鴒皆鸞鳳也向之董蔦皆參术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仇敵皆姻婭也遷善之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無策愚矣哉

宋華元羊斟

宣公二年鄭伐宋宋華元御之宋師敗績因華元將載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文也

主意 華元殺羊食士而不及其御蓋厚待羊斟而非薄之也豈料羊斟不察其意反驅車而納之死地哉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豈人情固厚於疏而薄於親乎蓋疏則相責親則相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擇置之不慍子之不讎奪之不怨驩欸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

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爲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爲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爲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旦則偕出暮則偕入隂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爲輕重然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怨吾觀元之爲

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尉遇猶慰解勉勞去声若恐傷其意者彼尚能恕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尉於未交兵之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尉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曰與尉周旋不知其肺腑尚不知其心中之蘊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此不知人之罪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還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質而未嘗學也

楚鬭椒

出處 宣公二年晉侵鄭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四年子越將攻王師于漳澨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遂滅若敖氏

主意 楚以順至者當以逆觀鬬椒之後於楚趙盾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啟授以順而椒不覘之以逆所以養成其惡而蹶其宗也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畋遊每足以殞人之軀以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

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捘足紛華寫
月昭曠彼以順至我以逆觀停筋於大爵之時覆
觴於劇飲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闘叔汝修
於楚師師救鄭晉趙盾退師亦怯以順適其意而
蓋其疾撽謂趙盾眞畏已者憑恃其強肆爲悖逆
覲集矣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捘之以順而撽
不覲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誤撽蓋撽之不能察盾
也然盾之爲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
悍婢嚚頑狠戾閨室之人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
必奮臂與之鬬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

彥馭也藪之跋扈不過能使楚人畏之爾一出楚
境則相視猶道路人何為遽下之哉况以堂堂之
晉一旦相遇卷施敗轅未戰而郤逡巡若有所懼
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
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覼乎謂晉封略不如楚
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
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
牛羊犬豕醉於豢養身日腯而死日近椒亦人爾
刃坐受仇敵之豢養後增貫盈自赴刃杌亦愚矣
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

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
惡之物也豈必遇盾哉一雨露也梧檟得之以養
其柯條荊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
厚梧檟之材而稔荊棘之毒哉咸其自養而未有
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則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
必不逆觀其諫悚然儆懼而啓改過之門矣盾本
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推恐過盾之不
蚤也

楚子問鼎

左氏傳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云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意】王孫滿以口[illegible]而折強楚衆人所喜而識者所憂也初遂却楚之功後責急周之罪得先後抑揚體

一夫而抗彊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高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為説辭援神（引天謂天祚明德援神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衰）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鄗[illegible]識穆（文王武王昭穆之廟）鍾簴不移灋水雒都城

謂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毋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絶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彊楚之凶焰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敢煩一辯士足矣是毋寇難為常而真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熙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戎之變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宴安寖以媮墮君子猶

意儻過禍變爲幾儀禮殷前之爲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鑾焉跋扈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汙漫之俗然有殷王殷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祗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抗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交際隣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頹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

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洲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拗右絀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詭不能下纔頼長冢嘿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爲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嘵嘵哉故曰主蘇洲却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楚箴尹克黄

時說 宣公五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illegible]】箴尹非死以復君命非害於義命者不能也或者猶謂箴尹之歸死正以為求生之計此乃後世謀利計功者一心非箴尹之心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變瓌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淺哉楚之箴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知也犯死以復

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歡
畢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
也乃諜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
尹尚可以淡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為臣不忠誰肯納我）君天也天可逃乎
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
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
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
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
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

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
譏刺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
楚子之寛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
紛譏刺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
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喜其復命也
蓋思子文之治楚也箴尹之宥繫於爲子文之後
不繫於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一死豈求生之計耶
吾故發之以折譏刺計功者之說

荀林父伯宗

【左傳】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
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

貫將可殪也○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云云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

主意 林父伯宗所以謀狄者未為不是而林父乃欲成人之惡伯宗乃欲幸人之亂事雖是而心則非也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驩者必非信朋跖蹻者必非廉盜跖莊蹻古之大盜若與之為朋必非廉潔之士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

非著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鄭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誅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鄭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中國其命若之何詩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義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耕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蹙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著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洪同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奏諫疏而正成帝者也然豈皆內存忠而外誤（內謂東之 外謂納之）右向而左永（右謂上之 左謂下之）何邪譏之

春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尒之謗讟人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并辱鮮蔑袁貪之讟累譏爲之累者人累井泉井邪泉邪人邪井非盜使人辱人自辱耳泉非欲使人貪人自貪耳

公孫歸父言魯樂

出處 宣公十二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主乎懷於魯矣懷心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齊

注意 歸父居魯而譽魯之樂必是棄常嗜利雖非晏子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遂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

國之道也夫愚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
自以獨為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
儀之琴居晉而音南舄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
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
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
野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
思林當其栖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
無樂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
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泰山也）洙之水（洙泗之水）五父之衢
（五父衢名）大庭之庫（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已上乃言魯也）城闕井

已物產土俗弘而育焉髻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饋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言會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懷衆人之利為已有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不知自有其樂而以外物為樂故馳騖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

豈預憂其禍至哉傷鶉嗜鼠即且甘帶何等見識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是固達者之所甚譏也歸父譽曾樂之時固已可悲矣必悲其皆二貳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

措何所措吾黨盍共繹之

精選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卷之八終

義博業案